

東條胤永
編輯

近世名家文粹

二編

一

小宮山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57

1



文庫11
A/257
/



小宮山

圖書

文者之行于我者矣。而時有隆污。文者亦
隨盛衰。不可不察也。余少志讀法。兼三
君。系于其文。其公溫藉。深厚。而生而
論。能當世之要務。則日用彝倫之事。死彫
畫。篆刻。以自好者也。孫煜。嘗曰。上代之文
不讓彼。出。豈。是。美哉。自源平氏。以。是。于
戎相。播。武。人。曉。年。以。儒。者。為。鄙。与。聖。賢。同。

正十...
...

行。未嘗有一人息焉。論文者。至于是利氏
末極矣。度長偃武之後。文教稍興。源白
石。物祖德。中舟氏。兄弟前後輩出。分韻是
駢。亦為一代文宗。而祖德氏尤稱卓絕。然
未能免於人情有難禁也。治平之文。文運
日闡。文政文化之際。彌丁為多士。山陽賴
氏。以碩學鳴于京師。象象言遠。吳述之
言。古今莫比。當此時。佐孫一而柴野碧海

長。得遊山。游卷。下帷于江戶。天下多宗。賴
氏。可親矣。近世學校之設。率依源氏。操觚
之士。駭之。然其言古之學者。於此字
文。多將拂地矣。政之。免谷者。軒。最近人之
文。多有湮滅不傳者。故東條。永流。弱之。
將。以。接之。得。余。存。在。者。余。編。而。究。之。上
自。山。陽。氏。而。下。近。世。德。家。歷。之。具。書。而。定。結
構。之。不。同。於。高。榭。園。固。奇。巧。百。出。自。異。也。

趣。亦不謂壯觀矣。維茲余尚有所憾焉。此
集所載皆一世名士。而是一人際其時。以
其公者。乃其文章精益巧。而有或遜于
天平延喜者。嗚呼。文章之界。世運亦大
矣哉。

明治丁丑十二月恭國蒲生弘撰并書



柳田泉文庫

近世名家文粹二編

第一卷

序

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序

佐藤一齋

贈桑名大夫吉村君序

野田笛浦

小竹齋詩集序

齋藤拙堂

續先哲叢談序

同

送人遊京師序

長野豐山

唐宋八大家文格序

川西函洲

贈佐田修平序

鹽谷宕陰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同

翻栞海國圖志序

同

重野子德詩序

松林飯山

鄉村記序

同

東湖遺稿序

林鶴梁

記

得月樓記

筱寄小竹

陪遊笠置山記

齋藤拙堂

夢隱亭記

長野豐山

光琳寺觀書画記

同

勇信公遺琵琶記

川西函洲

平手五郎右衛門畫像記

鹽谷宕陰

遊千綿溪記

松林飯山

第二卷

書

答日野亞相公書

賴山陽

與山田琳鄉書

鹽谷宕陰

與藤東咳書

森田節齋

與江本晉戈論其所撰先師賴先生行狀書

同

為臣不易論

齊藤拙堂

三傑佐漢孰勝論

同

屈原論

長野豐山

六藝論

塩谷宕陰

吉備真備論

齋藤竹堂

藤原保則論

同

藤原秀郷論

同

三善清行論

松林飯山

楠正行論

同

足利高氏論

同

文論

安井息軒

島津氏論

岡田鴨里

第三卷

傳

節女阿正傳

頼山陽

高山彦九郎傳

賴山陽

川西士龍傳

鹽谷宕陰

鈴木春山傳

同

鐵坊主傳

安井息軒

碑文 墓表

久保桑閑翁墓表

柴碧海

岡田寧處先生墓表

同

七郎衛門川瀨君墓表

藤田東湖

楠左衛門尉髻塚碑

森田節齋

書後 題跋

安井息軒

題江南春曉圖卷

賴山陽

跋沈嘉則詩卷真蹟

同

題天平寶字年間經卷

同

跋丛石横卷

同

霧島紀行跋

安積良齋

題梅逸花卉帖

摩島松南

書蕃山遺墨後

藤田東湖

題静寄餘筆後

長野豊山

稼穡圖跋

鹽谷宥陰

跋加藤主計頭書牘

水下犀潭

題大石主稅画刺鼠圖

森田節齋

書藏本皇朝史略後

松林飯山

題蘭相如秦壁圖

安井息軒

雜文

習說

尾藤二洲

書鷹山公事

齋藤竹堂

名辨

安井息軒

御馬說

同

附錄

梅谿遊記 九篇

齋藤拙堂

通計七十篇

近世名家文集目錄終

近世名家文集

目錄

五

萬善堂

諸名家姓名

尾藤二洲 名孝肇字志尹伊豫人所著有靜寄軒文集

佐藤一齋 見初編

賴山陽 見初編佳文甚多不勝收僅錄數篇示其一斑

安積良齋 名信字思順陸奧人著

摩島松南 名長弘字士毅京師人所著有遺稿前後編

筱寄小竹 見初編

野田笛浦 見初編

齊藤拙堂 見初編除今世名家文集抄所載外更錄數篇

柴碧海 見初編就枕上集錄之

長野豐山 見初編

川西函洲 名潜字士龍江戶人所著有函洲遺稿

鹽谷宕陰 見初編遺珠尚多未能悉收

藤田東湖 見初編

齋藤竹堂 名馨字子德仙臺人所著有三十餘種文集未見姑錄數篇

森田節齋 見初編除竹窓夏課所載外更錄數篇

水下山潭 名業廣字士勤肥後人全集未見姑錄一篇

松林飯山 見初編就飯山文存錄之有遺稿未見

萬善堂藏

安井息軒

見初編

林鶴梁

見初編除文集外更錄一篇

岡田鴨里

名僑字〇〇淡路人全集未見今就外史補錄一篇

通計二十家



小宮山

近世名家文集卷一 貳編

東條永胤 編

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序

佐藤一齋

尾張村瀨李德恨沈歸愚八家讀本之未備輯續編若干卷謁余序余曰序弁髦也惡乎益李德曰吾聞之文以載道未得其要幸遂教之敢請余乃曰善哉是則我之所為疊疊者矣夫聖賢之文蘊於心而行乎辭辭乃心也道之精華也是故道誠心達實意經

近世名家一覽 卷一
緯乎不得已。而幹旋於不得不然。斯其法也。是為要。至於戰國縱橫捭闔之說。與夫老莊申韓之言。既非吾道。即賈楊班馬之文。亦於道未為純。而後之文人。雜取而摹倣之。又徒求法於篇章字句形迹之間。以為巧。雖為孔氏之學者。而未能脫其習。輒曰文自有其道也。是故必有抑揚頓挫。必有照應起伏。必有擒縱與奪。必有主客虛實。波瀾跌宕。快其鋪叙。緩急疾徐。殊其步趨。翕而張之。脅其氣勢。揣而摩之。中其肯綮。凡是皆其法也。而善運用之。以成變化。猶之老將

行兵。機變百出。而不可測。而法度常森然於其間。是文之道也。噫。嘻。此言也。我謂之道之賊也。而世之人習矣。而不察。何哉。夫君子之心。高明正大。其發而為言辭者。靡非粹然。至純載其心以出。惡用是機變之巧為。若謂其人不必要如是之詭且險。而惟文有之。則是文與其心背戾。亦何所載以出。其無乃影響摹倣之愆乎。若夫異端之徒。其心既有如此。則文亦宜然。猶其實也。顧乃在吾儒。其可以若是已乎哉。吾儒之道。黜巧言。遠佞人。每誡戒子弟曰。毋欺而心。毋肆而

言不一而足。苟為之徒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暇。而至
於作文。則謂別有其道。而獨聽其巧且佞。寧有是教
乎。是故儒者之文。莫若師六經也。子不覩夫造化乎。
元氣之所斡旋。升為星躔。降為坤輿。峙為山嶽。盤為
川海。俯仰上下。皆文也。而其所以若是者。非故為也。
示法象於不得已而已。聖賢之文。亦猶是也。故其言
熙然若揭日月而並行。隤然若載萬物而不洩。根柢
深而枝葉茂。淵源遠而流委長。總之。經緯於一氣之
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者。之紆餘曲折也。故自能為

抑揚。為起伏。為變化。而不可測也。而作者亦不自知
其所以然而然。尚何區區形迹之拘。乃所謂蘊於心
而行乎辭者矣。是之謂載道之文。如唐宋八大家。其
人皆已稱一時之賢豪名儒。而文尤翹然傑出。獨惜
其言間或出入諸子。未必盡出於道也。而至其能發
揮其中之所蘊。則益皆浩浩乎其盛大也。蕩蕩乎其
廣遠也。殆亦一氣斡旋之不得不然者歟。後之言文
者。是之不問。而徒拘拘焉求法於篇章字句之間。不
惟不知六經。而未知八家者也。夫羿之教人射。必志

於穀直以六經為師。斯善矣。士晞賢。賢晞聖。則先從八家問途。亦可也。今李德之繾綣於八家。謂之晞賢者。吾猶將進之於道也。而李德適問及之。是其所以亶亶焉。遂不能已也。已。雖然。人將曰。經不易及也。求之過高也。吁。其亦有或然者邪。第若我所志。則終弗變其鼓率爾矣。不知李德以為得要乎。將以為弁髦也。

贈桑名大夫吉村君序

野田笛浦

事有為之主。仕而為大夫。相其君以為政於天下。此

豈非大丈夫平日之願哉。方今之世。能得至乎此者。吾獨於桑名吉村大夫見之也。夫熊澤了介之於備前。芳烈公之於堀平太。竹股美作之於肥後。靈感公之於澤鷹山。公事有為之主。仕而為大夫矣。而謂之相其君為政於天下。則未也。蓋如芳烈公以有為之才。施於有政。闔國載之。如神明。而其治止一國而已。如靈感鷹山二公。亦以有為之才。型家以率國人。人迄今稱其美。而其治亦止一國而已。如我桑名羽林老侯。則不然。侯之未出。權相弄柄。綱紀頽弛。莖苴公行。

士風之衰極矣。幕朝求丕新之治。時選老侯。驟加老職。委以天下之重焉。當是之時。國家之治。忽盛衰。侯肩之於一身。渙發號令。剪剔弊蠹。興廢舉墜。寬猛得宜。而後三百列侯。麾下八萬之士。知崇禮節。而重名教。士習一新。號號改觀。號稱中興之英輔。雖以山農野老。馬夫牛卒之無知。亦能踊躍詠歌。謹呼鼓舞。以不及為恐。以老侯視諸芳烈。靈感鷹山三公。其有為之才。固不敢妄議軒輊。而其業則晰然可辨也。設使老侯居三公之地。則其業或不過為三公。而今之業

非三公之所能望者。此特非以其居有為之地耶。而能使老侯然者。未必不由大夫之暗贊。冥輔焉。所謂相其君以為政於天下者。非耶。視諸熊澤諸人。彼豈無愧色哉。雖然。熊澤諸人之業。則闔國至今遵奉不敢失。而大夫之業。則天下奉之止於老侯執政之日。而其存于今者。蓋無幾也。豈國易而天下難乎。抑亦所以維持之。無其人而爾也。然則果無其人乎。嗣君今公其人也。而任其翊贊者。大夫今日之責也。大夫何以贊之。亦惟以老公之所為。律諸今公而已。果能

其乎信之布於上下。異日必躋老侯昔日之位。有以繼其志。振厲風教。而寬政之政。可再見於今日耶。則其德業聲猷之美。後先相照。而大夫之業。亦不唯使熊澤諸人有愧色而已也。不然。老侯之業止於一時。而大夫之責有所不盡也。抑大夫既能翊贊老侯矣。豈復有不能翊贊今公者哉。夫大夫之才之美。若在他邦。便將激贊之不暇。而今吾不敢者。何耶。今公有為之才。媲美於老侯。亦將必有有為之地。與有為之業矣。大夫既事有為之主。居有為之職。可以無有為

之業而止耶。或曰。大夫則侯藩之大夫也。而責之以天下之任可乎。曰。傳有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今也。不出國。而成政於天下。又曷不可哉。

小竹齋詩集序

齋藤拙堂

浪華之地。襟帶江海。金城萬雉。扼西道咽喉。幕朝差留守市尹。諸司來治焉。今大番定番諸衛來鎮焉。四方運船輻湊於津口。豪家溫戶列肆於城下。海內錢穀之權。舉歸於此。天下之人。並之平安江戶。號為三都。實為海內重地矣。然地之盛衰。古來幾變。或頌梅

花於巖廊之間。或咏蘆葦於寂寞之濱。或金碧熒煌
為霸主之都。或灰燼慘悽為亡國之墟。迄至元寬以
降。江海奠安。二百有餘年。殷實繁華。軼豐家之舊。而
人文之盛。比之鷓皇之初。迥然過之。蓋地之重者。必
須人文。故唐之洛陽。有若石洪温造兩處士。明之金
陵。有若周吉甫焦弱侯諸人。而後不愧陪都之名也。
我浪華之都。亦有懷德之院。混沌之社。蘭洲北海竹
山履軒諸賢。相繼而出。於是官府之疑獄難事。有所
咨訪焉。鎮臺之講筵雅集。有所招請焉。侯伯之東上

西下者。過禮於其廬。士子之負笈鼓篋者。來候於其
門。蓋守尹掌政刑於上。處士持風教於下。為任亦重。
則閭閻之間。不可無其人也。今其人為誰。篠崎氏實
居其任。篠崎氏自三島翁業儒創梅花社。招集諸生
與懷德混沌諸子前後並馳。小竹先生實為其嗣。博
學俊才。有出藍之譽。家聲倍振。輿恒填門。履恒盈戶。
絃誦之音。恒滿堂室。豈不足繼蘭洲竹山諸賢掌一
都風教耶。抑鷓皇之御宇。開建此都。王仁氏航海歸
化。肇傳經典。文教遂被天下。篠崎氏蓋有慕於此。以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一
梅花標榜文社。其意可知也。屬者。門人輩勸刻其詩。以余與先生有故。索序於余。余以為王仁以韓人咏和歌。小竹以和人賦唐詩。其述雅懷一也。其資風化同也。講讀之餘。可無此耶。乃不辭而作之序。

續先哲叢談序

齊藤拙堂

我大八洲之為邦。乘震履離。聚天地精華之氣。其民多聰明奇偉之材。稱為君子國無媿焉。而慶元以來。為最盛。參之往世可知也。上古篤恭之化。千有餘年。其人純質。不以事業顯。是為崇德之世也。中古典章。

煥然三百餘年。國有格朝有式。其人並以風采威儀顯。是為崇禮之世也。天祿以降。風流燁然。二百餘年。大堰之船。望以為神仙。黎壺之選。歆以為登瀛。其人並以詞藝翰札顯。是為崇文之世也。保平以降。干戈騷然。殆五百年。源平競雄。南北爭統。合為兩府。離為列國。有甲越之兵。織羽之霸。出焉。其人並以籌畧戰鬪顯。是為崇武之世也。及至我德川氏之興。既戡禍亂。首延儒聽講。大頒繡版。以勸學者。事必稽古。不泥其迹。有華有實。文質相適。於是乎。親藩有間平之賢。

列國有齊魯之風。廟堂之上有房杜之比。韓范之徒。而其下有賈董之儔。馬鄭之亞。程朱陸王之流。前後如林而出。而其人所顯。不可以一體名。是為崇道之世矣。蓋崇文則靡。崇武則亂。至崇德崇禮。則宜若無弊矣。而非質勝文。則文勝質。未若崇道之彬彬盡善也。於戲盛哉。其人在上者。事具簡冊。姑置諸可。其人在下者。或參謀議。或備顧問。或務教學。皆有裨於至治。亦不可無傳焉。先時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傳七十餘人焉。而享保以下。蓋闕如也。江戶東條子臧。有惜

於此。檢覈攷索。補其所遺漏。又得七十餘人。著于編。以續原氏之書。使予序之。予識子臧久矣。知其學求實蹟。不喜華詞。其能成此有用之書。宜也。抑清淑之氣日旺。奎文之運日隆。館閣之英。與閭里之後。繼踵不絕。後之人。豈無復續茲編者哉。果然。則子臧亦必與其列歟。是予所望於子臧也。而予亦將自勗焉。及臧之編成。予序亦成。有故固辭弗與。姑錄之集中。

送人遊京師序

長野豐山

唐詩曰。不觀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令我皇居豈其然。

哉。蓋自天子委萬機於幕府。七百年于此矣。恭已南面而已。不必藉宮闕壯麗以威天下。則宜乎如此其儉樸也。安能知天子之尊哉。雖然。駭瞻於宮闕雄偉。文物炳煥。以敬服拜舞。蔑視於殿閣卑小。衣冠簡樸。以姍笑侮慢。無乃小人婦孺乎。君子則否。舉四海之萬機。以授之武臣。而不疑焉。從容優閑。不使臣民敢萌一毫顛顛之心。是豈人力哉。乃我天子之所以尊者。蓋不在彼而在此矣。友人某。為人慷慨有文才。兼風流。家在關外僻處東邊。一朝將游京師。余乃告之。

曰。男兒生未觀皇居。詢可愧哉。其宮闕卑小。衣冠簡樸。益以知我天子之尊。是豪傑之所以感慨於京師也。若夫嵐山之於春。高雄之於秋。其他名區勝地。可以游目娛心者。千百不啻也。都人士女吹竽鼓瑟。四時歌舞之聲。喧溢於城市。於是乎。四方萬國文學風騷。奇伎異能之士。粉白黛綠。妖冶便妍之女。珍怪美麗之物。異言異服之民。千里裹糧。奔走輻輳焉。信乎天下之都會。升平之樂土。豈舍此他適哉。夫京城粉華綺麗如此。其盛而獨天子之宮闕如此。其樸也。所

以使吾子慷慨扼腕憤歎大息也。憤懣之際，無可以遣焉，則必發之於文辭。乃其春花秋葉紅白紫綠，千狀萬態，名區勝地，與文騷之士妖妍之女，其他怪物異人，皆足以助吾子之氣，以成其文矣。他日或示我，則我猶能次而序之。

唐宋八大家文格序

川西函州

余少年有志於文辭，而賦質庸劣，每苦不得其方。既讀荆川唐氏集，曰：秦漢之文，法密而難窺；唐宋之文，法嚴而不可犯。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

因專讀唐宋八家之文，自關鍵軌範之類，至儲氏沈氏之選，莫不一一致詳焉。亦毫無所得。後又得唐氏文編而閱之，則上自秦漢，下至唐宋八家之文，悉批而評之。其穎出者網羅不遺，而至八家文，往往顯格曰：此立說也。此累棊也。絲分縷析，使讀者知所措手。然後向之難窺者，畧得頭緒，而其不可犯者，秩有條理。反覆潛翫，積以歲月，恍若有得。間嘗執筆命意，格前定而語不躓，因私自喜。又私自語：古之人養之於道義，磨之於事業，而奮發於文章，言出為文，文成而

格立未始就格求文也。雖然格之既立後之人未必
能之而不能出其範圍則講而明之則而倣之。邇源
探本而極其奧。人孰謂之不可也。唐氏又曰。聖人以
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奧。我
取以為法焉。頃者抄其顯格者。欲鉅之梓。而原選次
序間見錯出。不便繙閱。乃類而編之。得格七十。文百
四十七篇。名曰文格。將以與世之同余患者共之。若
夫大雅君子。德立言隨者。何取於此。刻成是為序。

贈佐田修平序

鹽谷宕陰

士之學古懷道者。恒恨不獲有為之主而事之。及既
獲而事之也。能全始終者鮮矣。其失大抵有五焉。好
變更也。求治太急也。慕名而不揣於實。據理而不求
於情也。喜輕俊新進。而疎老成持重之士也。不善事
巨室大臣。而獨結於君以自悅也。夫變法令者。出於
萬不得已則可。不則利未必十。而害必隨焉。加之狡
胥猾吏。因緣生奸。以為貪賞邀功之計。使其首議之
旨。東西背馳。良法美意。轉為聚斂之術。所謂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者。好變更之過也。智者之慮。必雜利

世名家考 卷一
害明者之計必稽終始。夫國家之事千緒萬端糾紛纏繆其利害與終始豈一朝淺慮之所能定哉而求治太急則見利而不能推害者有焉稽始而不能慮終者有焉故曰為政與用兵異用兵者有時乎貴拙速而為政者非巧遲則不能定其治也大凡均田里輕賦歛時地利修堤坊興學校減僧寺建倉廩備凶歟嚴戎備繕器械如是者皆古今明良之所行理至而名美者也然修之者或有考時不熟察勢不審量力不悉商財不密能舉而弗能遂者豈非慕名而不

揣於實據理而不求於情之咎乎深遠之謀疑於迂濶而輕俊之士言談舉止皆足快人心目故以王文正寇萊公之識其服李文靖公在其言有中之後以司馬溫公之賢始喜蔡京以為竭忠奉法者柳子厚之締交於王伾王叔文方希直之協謀於齊泰黃子澄皆失於此也士民之情服巨室而侮文儒人君之意敬大臣而暱左右儒生學士侍讀其君者晨夕近御多為君之所親於是或有怙寵之氣以取大臣之憎及其有所建白則貴戚不服而士民不從往往中

道而敗。是豈非獲罪於巨室之失耶。吾觀近世儒士。獲乎其君而參預政議者。大率以是而覆。居常自省。以為戒。間與同志語焉。以相切磨。而其尤不以斯言為非者。佐田修平也。修平筑後人。為人朴茂忠信。以氣節自竒。方今其君新嚴封。刻意圖治。左右又多聰慧精果之士。以備獻替。其規模區畫。殆有日新之勢。修平曰。此吾馬方進。而御者按轡徐行之時也。不可以縱。縱則顛矣。昔者朱子誦邵康節句以訓人。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

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一發其言。當者便百碎。夫儒者之謀政。往往不免嚮所謂五失。要之皆妄發之過也。令修平御馬之說行乎。吾知其施為必如千鈞弩無疑也。壬寅歲。祇役江戶邸。乙巳七月。役畢而歸。與同志贈慶焉。予次第平日所共論者。以申之。

送安井仲平東游序

鹽谷宥陰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

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覩也。仲平，歛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識論出人意外。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忱慨，以僻壤乏師友為言。其藩士之

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李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子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

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筭。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筭最暗。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

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襴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為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翻朶海國圖志序

監谷宕陰

予嚮者讀魏默深聖武記。以謂此魏氏之懲毖錄也。道光鴉片之亂。殆與朝鮮壬辰之事類。而默深之忠

通鑑纂要卷之六
十六
慨義憤十倍柳成龍。於是欲述懲前毖後之意以儆世。然舉敗事近於揚謗。頗有難於立言者焉。故首紀祖宗之豐功偉烈。然後及武事餘記。若曰今能師祖宗。則於善後乎何有。而善後之方。寓乎餘記。可謂立體之得宜者矣。及讀海國圖志。則又謂此懲毖外篇也。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從前漢人以華自居。視外蕃不啻犬豕。於其地理政治。懵乎如瞽矇。摸器雖間有異域圖志。西域聞見錄。八

絃繹史荒史之類。大率荒唐無稽之談。鮮足徵者焉。此編則原歐人之譏。採實傳信。而精華所萃。乃在籌海籌夷戰艦火攻諸篇。夫地理既詳。夷情既悉。器備既足。可以守則守焉。可以戰則戰焉。可以款則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資。名為地志。其實武經大典。豈瑣瑣柳書之比哉。抑又思之。默深蓋有深憂焉。大吏養望。摸稜自意。以粘滯為練達。以媿嬰為老成。不能如大祖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也。方英夷之猖獗。鄂鄆諸夷請効力會勦。而猶豫狐疑。坐失機會。不能如聖

祖用荷蘭船以攻臺灣。聯絡我國以偏準夷也。雖有良策。斷之不明。行之不速。不能如高宗習攻金川。礮旬月間得精兵二千也。知西洋器藝之精。或惜財而弗造。或憚勞而弗習。與鄂之比達王躬游諸州。以師其長技者異矣。邊吏諉過於宰輔。宰輔諉咎於邊吏。上下相蒙。唯利之視。與花旗統領諸官等威不甚遠。儀簡而情和者異矣。有司吝出納。省糧饟。以致士卒不振。與英夷給人月餉銀十圓。安家銀三十圓者異矣。推是類也。更僕不能終。此而不祛焉。則雖人有韓

岳。書有韜畧。亦莫如之何。吾聞閩粵江浙之間。昔為英夷所犯者。堡臺礮眼。盡被釘死。廢委沙草。諸蕃之船。進澳門舟山諸埠者。不勝僂數。非無策之可以購船。造船。而東南數千里。未嘗備戰艦一隻。由是觀之。滿朝曠曠。不懲不愆者。可知矣。自古國家積衰際。非無勇知之士。籌策之臣也。不勝其孤憤。則或入山林。或隱於屠釣。或慷慨赴死。或詭激買禍。最下為敵國之用。今清方有洪氏凌氏之亂。而社稷殆乎將墟。則默深之進退存亡。亦未可知也。此書為客歲清商始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一
新書堂藏
所船載左衛門尉川路君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
亟翻采。原刻不甚精。頗多謬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
物名稱。則津山箕作。庠西注。洋音於行間。嗚呼。忠智
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
不獨為默深悲焉。而并為清主悲之。大日本嘉永七
年。歲次甲寅。夏六月下浣。

重野子德詩序

松林飯山

才人之不得志者。古今以賈生為稱首。然余謂賈生
之左遷也。有官爵焉。有居室焉。有父母妻孥之樂焉。

有朋友僚屬之歡焉。雖則不得志。猶有可言者。重野
子德。今之賈生也。薩摩人。幼有名於鄉里。長遊江戶。
下筆千篇立就。老耆宿儒。皆虛右禮之。才名藉甚。仕
至世子侍讀。一旦以微罪竄謫於南島。有官爵乎。曰。
一罪人矣。有居室乎。曰。上漏下濕矣。有父母妻孥之
樂乎。曰。分散離居矣。有朋友僚屬之歡乎。曰。所交蜚
戶漁商而已矣。子德獨何心不自悲哉。世之誣子德
者。或目以賊罪。是大不然。蓋文士儒生。以氣節自負。
不屈於權貴。即毀之所由生。而子德又起於寒微。尤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一
為人所忌以致此也。嗚呼。子德固以罪廢自棄矣。所恃以垂世者。獨有文字耳。乃人或信其誣。至并其文字而排斥之。則相知如吾輩者。安可不愛重以謀其傳歟。此集余得之於緒方某所。詩凡若干首。係其在江戶時作。今讀之。豪宕沉渾。慨世之作。十居八九。因憶天寒風烈。波濤之聲撼枕。子德中夜眠醒。燈耿耿欲滅。是時也。回憶身世。百感中來。何啻貫生之於鵬鳥。悽惋沉痛之作。必有倍蓰於此集者。而音問隔絕。無由得見耳。子德名安繹。號成齋。及得罪。改號未齋。

蓋其意深有所自悔云。安政己未復月。松林漸序。

鄉村記序

松林飯山

吾藩舊有彼杵高來藤津三郡。喪亂之際。為隣敵所侵。至今則僅有其一矣。然而地據西偏。多高山大野。海中諸島。距治遠者又且二十餘里。幅員之廣。殆與上國諸大藩抗。其間土地之肥磽。戶口之多寡。非有書焉以記載之。則大夫士猶且不能遍知。而盡識之也。况居深宮廣廈之中者乎。顯了公聰明好文。慨然有志於斯。天和元年辛酉。始命安田長恒修鄉村記。

至三年癸亥組成而為日已促闕謬非一。元祿元年
戊辰重命村部長英等校修。公手點竄稿本。歷十有
七年將成而長英歿。公亦捐館舍。是以未果成。寬長
元通二公之世。數有校修之命。而終亦未果成。其後
百餘年。束之高閣。顯了公之志。幾乎熄矣。今公嗣位。
安政三年丙辰。以稻毛重光峯潔任校修之職。二臣
感奮期必成之。於是巡行境內諸邑。諸島。質諸父老。
徵諸碑碣。然後就舊稿本之存者訂正補修。至今茲
壬戌竣功。書凡八十卷。命臣漸作之序。臣取其書而

觀之。土地之肥磽。戶口之多寡。勿論已。租賦之輕重。
物產之同異。村落溝渠之方位面勢。與夫神祠佛宇
之興廢沿革。靡不悉備。而於山水巖壑之勝。則畧焉。
非所急也。蓋斯書專為涖民施政者設。故寧繁毋簡。
寧俗毋雅。亦其體宜然爾。嗚呼。顯了公之志。歷數世
百數十年之久而未成。至今日而後成。今公之孝於
是為大。而二臣之力亦多矣。雖然。繼之於後者。易為
力。而作之於前者。難為功。長恒長英之勞。終不可泯
也。自古為政者。未始不欲合乎民心。而上之人。於下

近世名家文集卷一
萬善堂藏
之利害所不素悉。故其所施設有名為利民而其實大害乎民者。斯書之成。舉凡境內之事。祭如列眉。自今而後。出一令發一政。必資焉。則為民興利捍害之方。莫不委曲周盡。而所以量入為出者。亦必有道也。夫文久壬戌秋九月五教館助教臣松林漸敬撰。

東湖遺稿叙

林鶴梁

水戶藤田君東湖。學識高邁。才畧卓拔。遇忠孝大義事。輒感奮激厲。常欽諸葛武侯武穆之為人。烈公奇君才。擢用勿貳。其明良相遇。世稱蛟龍之得雲雨。

也。既而烈公以嫌疑得罪。君坐此幽囚。雖再起復職。不得大施以終。可謂不幸矣。天之報善人。何如邪。頃者。令嗣彊卿鈔君遺文。將繡梓公于世。以余與君交誼最厚。來徵叙言。固辭不可。乃曰。士之幸不幸。天也。然天與之。而復奪之。或奪之。而復與之。其剝復乘除。皆有成數。而幸不幸之運。一定不易者。天實命之。人莫能得。而前知焉。抑先主於武侯。委國託孤。孝宗於武穆。寢閣召命。若二公者。皆可謂遭遇希匹。然武侯中道不得志而沒。武穆冤死於莫須有之獄。不能無

疑於天報之盍也。則於東湖亦何怪之。雖然天之命二公豈偶然哉。昔人云。武侯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武穆奏表諸文亦與出師表相上下。由是觀之。其文與聖經竝而有功人心世道。赫奕於千萬世之下。可謂幸矣。其抑鬱於一代者。是天欲與之。而先奪之耳。孰謂天命出偶然哉。今東湖之文。余雖未知果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乎否。然忠義之心。與浩然之氣。相觸成文。凌厲雄健。悲壯淋漓。所謂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者。使人一讀感奮興起。視之二公之文。豈有

慙色。然則天之所以報東湖者。可謂厚且幸矣。其志雖屈乎當時。其文章垂乎不朽者。即一時之奪而萬世之與。天算無違。人皆不能前知也。余以其遭遇終始與二公相似也。併論以為叙。明治十年丁丑五月

得月樓記

篠崎小竹

播之今市在麿川西南。麿川岐流為濯川。近海而有洲。民戶數百。望之莽蒼。今市也。鈴木周卿世家焉。以豪富聞。其先世築石起樓。高且敞。下臨清流。名曰得月。蓋取諸宋人蘓麟詩句。近水樓臺先得月也。丙戌

之冬。余往遊焉。與主人飲酒樓上。樓西南面。自洋中諸島。至播備遠。邇諸山。一顧眇可盡。然其東南壁而不牖。無由眺望。則雖近於水。不可先得月也。余異之。問其所以得名。主人亦惑焉。請余為之說。無說則更名焉。既醉而寢。夜半夢驚。窓明如晝。開而瞰之。沙白樹蒼。四顧凄然。而缺月一輪印水之中央矣。乃蹶然呼起。主人曰。嗚呼。是非子之先世所以名此樓也耶。子亦知得月與取月之別乎。取者得之有意也。得者取之無意也。余視世人之作樓。宇必南向。仰面回頭。

以候月出。皆取月耳。而何待乎水也。水者月之所映也。月出於東。必映水於西。乃無意而得月者。則此樓是也。已。赤水之遺珠。智者索而不得。明者索而弗得。象罔索而得之。其得失亦在有意與無意也。故此樓之得月。亦象罔類也。以此推之。人之於富貴利達。其心不亦當如此乎。吾聞蘓麟恨已之不遇。乃獻此詩於范文正公。雖為公所憫。恐非知此意者。子之先世其有達於此乎。稼穡廢著。能殖其產。固與麟之不遇異。而其所以遺子孫。使守而不失者。營築向背之間。

命名取義亦有不與麟之詩意同而深意存焉豈可更哉主人悅乃為之記。

陪游笠置山記

齊藤拙堂

文政十年九月我公撫封移鎮上野城因巡上笠置山修故事也山屬城州為後醍醐帝蒙塵處今係我藩封域在上野城西五里十五日子夜駕出城門雙戟啓行沿路燃炬如晝臣謙承乏侍讀得載筆從比明老幼夾途觀欣欣然十六日食時達笠置邑屋稠密夾水津川入館傳餐而出公更獵服布鞞芒鞋步

行群下均服從之山在南岸臨水曲折如屏渡川就之繞從西北隅盤迴而上山高十町而已太平記為十八町者誤入憇福壽院此行謙囑圖書局齋太平記乃取之為公讀笠置條曰參河人足助二郎重範守城門以勁弓長箭射殪賊將二人此為嚮所過阪上雙石對峙處今仍稱為第一城門是也曰及賊逼陣寧樂般若寺僧兵累以巨石投賊賊人馬壅粉因自敗潰積屍填谷此亦在城門外其傍今呼為地獄谷可以相證至賊將陶山藤三小見山二郎間道藤

行在。曰：此為山之東北也。公乃從左右出院。門側有懸鐘。形甚古雅。係建久年製。有款識。字皆遒勁。按此寺白鳳十一年創置。天平勝寶四年創正月堂。歷代修建。號為宏壯。建久中。僧解脫又築般若臺。此鐘亦當時所造。及元弘兵燹後。不能復舊。獨此鐘為古物。命僧敲之數杵。聲鏗鏗然。杵止響騰。曰：黃鐘調也。過護法祠。左折。有一大石。頽然橫崖上。曰：樂師石。其西有彌勒石。皆高十丈許。濶稱之。其右高及其半者。為文珠石。舊各鑄佛像。罹災滅。彌勒獨存。頭上圓光。文

珠漫剝。僅存痕跡。右折。過佛殿下。而北。有胎藏金剛二石。皆高四丈許。曲折相連。其下開裂丈餘。欽然成窟。窺之深黑。其右隨金剛東面者。鑄虛空藏。石高濶略等。二石佛身專之。鏡刻分明。尤為奇偉。此皆僧侶點者所設。當時不能護。王法伏賊魔。真不靈頑物耳。又北數十步。得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其下空濶。可數人竝行。左傍一小洞。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體。呼曰：胎內竇。此間怪巖爭立。古木蒼鬱。使人凜然。纔出石門。豁然。山水可瞰。過

大鼓石。叩之。鼙鼙鳴。其下曰。觀音谷。實為賊所涉間路。謙為公指東北一村。曰。此為飛鳥路村。係柳生氏之封。當時其民實導賊將。經此巖。陷行營。本邑之民醜之。至今五百餘年。不通婚嫁。言及之。唾罵。臣嘗質之士人。且問曰。今尚然耶。其人瞋目扼腕曰。萬劫如是爾。臣以此知民心之好義。出於天性也。昔者先君祐信公來觀嘉之。稱為義鄉。親製古風一篇。為公誦之。公竦聽者久之。又西數百步。有不動巖。半垂在崖下。而平等巖在其背。公欲往觀之。侍臣止之。遣數人

攀巖肩。匍匐而行。峻險難措足。號為蟻徑。過徑即平等巖。巖坦平。廣袤數丈。下臨絕壑。巖上有一圓石。高及人頷。可重數千斤。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而終不可轉也。號為搖巖。遂從登行。在舊趾。為中峯最高處。帝之夢楠公。楠公之上。謁陳策。蓋皆在此。今唯見老樹鬱蔥。榛莽蕪穢耳。為之慨然。穿林而西。得坪。吏預設幄亭。休歇焉。崖上有一石。呼為吹螺巖。道官軍鳴海螺處。下山來時。所駕樓船在焉。藩祖高山公從伐。大阪時所用。沂上流數町。遶山麓。怪巖錯出。老木紅

黃相間。命土民習舟者。撒網獲鯉數七頭獻焉。日下
春。還館命烹鯉賜宴。歸入城門。夜正三鼓。此山在封
域中。尤為名勝。故督學臣津阪孝綽既有記詳之。此
行所遇既殊。不可不取重錄以備參考。謹按太平記
當時官軍護行在者三千餘人。皆伊賀伊勢之兵也。
今我公撫二伊而有之。今日所從士卒數百人。其中
必多義軍之裔。且行在之受圍。在元弘元年九月。此
行正值其時。追撫往事。感念殊深。夫為人臣子者。常
則勤恪。變則仗義。授命無古今之異。譏職忝風教。從

游豫飽飲食。而徒然無述焉。臣所懼也。因謹記如此。

夢隱亭記

長野豐山

陳君顯者也。方寵遇於公。名聲赫奕。勢威薰灼。而其
少也。好學善詩。蓋亦覺者也。余與君結詩社。往來甚
熟。嘗游其亭。仰望扁額。曰夢隱。乃呀然曰。異哉。覺也。
而謂之夢。顯也。而謂之隱。何其名實之相反也。君笑
曰。否。吾自公退食。於是乎游焉息焉。繙閱詩卷。吟詠
終日。倦則斯眠。眠則斯夢。方其夢也。翩然登於山。忽
然立於水。采藥將盈筐。有魚貫柳。潑潑猶活。敲烟扉。

揖羽人。則啓雲扃以迎送。花木方榮。不春。芳香滿袖。忽又如秋。風月淒清。當此之時。仙乎我乎。安知身之列仕籍哉。自謂快且樂焉。然吾則世臣也。強壯未老。將竭力勞心。以報公恩之萬一矣。蓋身欲隱。未可得也。然浮世如夢。誰知其端倪哉。故真未必不夢。而夢未必不真也。然今日真境之勞苦。不如夢境之快樂也。故姑隱於此。以自娛焉。所以名亭也。予其為吾作之記。余曰有之哉。夫身處富貴。為其所束縛者。未嘗有真能亨其富貴者也。患得患失之心。日夕焦勞。深

曠覺。額至死而弗悟焉。惟陳君。其心能超然出富貴之外。不以驕下。故下益敬之。不以慢上。故上益重之。上下敬重之。而不以為快樂。視以為夢境。是能不役志於物矣。獨於其泉石烟霞山水寂莫之境。乃雖夢境。視以為真境。取快於此。以自娛焉。顯而慕隱。覺以為夢。可以為賢矣。然是未足以為君道也。陳君他日君寵益隆。進以從政時。猶以夢境為真境。取快於一時可也。以真境為夢境。不役志於物。不可也。必也。移采山釣水。品藥筭魚之心。以選擇吏士。察其能否。以

進退之。移憐花愛月之心。以潤稼穡艱難之民。庶幾乎其可。且夫詩之為教。溫柔敦厚。陳君固已自得於心。舉而指之。雖治天下可也。矧於一國乎。國家賴君以殷富隆盛。公賞之於上。民頌之於下。傳餘慶於子孫。垂鴻福於無窮。功成名遂。然後奉身而退。乃前日之夢境。變為今日之真境。豈不美哉。陳君曰善。吾雖不能及焉。敢不竭心哉。遂書以為記。

光琳寺觀書畫記

長野豐山

文政庚寅三月廿五日。余與諸子同遊城南光琳寺。

寺多藏古書畫。乃乞寺僧開秘庫以縱觀焉。橫卷一軸。為僧明兆十六羅漢。颶風吹海波濤狂湧。羅漢渡之。或騎怪獸。或跨異鳥。御龍者。乘雲者。駕蓮華者。蹈荷葉者。或立或坐。或笑或怒。面貌不凡。妍醜各殊。眼彩奕奕射人。風吹旌旆衣袖。翩然欲飛。最後騎虎者。似怒其後於眾者。揮拳搏虎。勢如聞叱咤之聲。其為卷。橫幅可六尺。豎不盈尺。凡其人物羅漢十六。待御僮僕十有八人。意氣姿態。各極其妙。余嘗觀明兆之畫。不下數幅。未嘗覩如此卷之奇絕者也。又為周之

晁百花折枝圖。梅一枝。桃一枝。海棠一枝。棣棠一枝。牡丹一枝。芍藥一枝。杜鵑一枝。燕子一枝。石榴一枝。薔薇一枝。十樣錦一枝。紫羅襪一枝。芙蓉一枝。木瓜一枝。茉莉一枝。夾竹桃一枝。燈籠兒一枝。南天竺子一枝。鷄冠一枝。鳳尾一枝。虎薊一枝。鹿葱一枝。凡百花卉。擎紅呈綠。放黃吐紫。靡所不有焉。淡墨作骨。淡采設色。含苞怒放。殘英半墮。間以蝶蜂為點景。栩栩欲活。用筆超妙。神彩飛動。蓋亦逸品也。又為唐寅漁家樂圖。柳條展綠。桃花放紅。浮嵐搖曳。江水湛然。色

如籃。一舟大如瓜。繫纜在灣。春風微波。漣漪如縠。紋有老漁數人。在岸上。席地開宴。杯盤狼藉。醉而眠者。仰而歌者。俯而笑者。有不勝杯酌而將起逃者。有捉臂而強留之者。舟中婦女數人。有吹火者。有擊鮮者。有置小兒於舫樓。兩手護之而舐其頰者。意態安閑。模寫入妙。後有林弘堪題字。亦頗佳。又為仇英畫錦堂圖。殿屋樓閣。金碧粲然。眩耀人目。韓公緋衣。與魏國夫人侍女數人。方招搖於中庭。歐公衣冠嚴然。執笏。使人擎巨卷。履正及中門。羣伶奏樂以導之。門外

鞍馬數匹。或嘶或蹄。或飲或眠。竹樹半遮殿檻。泉石與欄砌相接。旌旗戈戟。錦幕珠簾。丹青煥然。如新運筆。亦可謂巧矣。但惜不免有匠氣焉。余聞仇英非讀書之人。徒画工耳。今觀此圖。詢不誣也。其他可觀者。吳鎮對幅墨竹。陸復墨梅一幀。孫億花卉一幀。趙伯駒三僊圖一幀。仇英獨樂園圖一幀。僧一休書蹟一幀。文徵明大字詩蹟一幀。筆意效黃山谷。奇健可喜。凡為書画三十餘幅。姑錄其優者。同觀者。水山閣叔。下田公實。金士弘。小川子輔。福永玉章。與余共七人。

勇信公遺琵琶記

川西函洲

江戶城南三田榮照寺者。我始祖光臺公之所創也。寺有琵琶。比常製差小。世俗所謂平家琵琶者。乃五世祖勇信公之遺物也。初公自紀。來嗣於我。居恒愛翫此器。以故公薨。乃贈之紀。當是時。生母吉田氏年老。一見慟哭幾絕。既又命藏之於此。蓋以公墳塋所在也。歲久損壞。今茲天保戊戌夏四月。寺僧泰椿脩完復舊。而今公命臣潛記之。臣潛愚。何足以知公之至德。然就其迹而察其政。公重道尊師。好學不倦。其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一
所師事者。有伊藤東涯。所臣而友之者。有堀内守本。而高本景福及臣本宗庸行。又以國老左右羽翼。君人之德。修於上。而安民之效。周於下。故一政之出。一事之更。民皆終身愛戴之。臣嘗祇役於舉母。一日過城北波巖邨。土之人曰。此昔勇信公之所舟遊處也。吾祖逮觀之。語之。吾父云。公之放舟於御館渡也。張雅樂於其中。容與於中流。與波上下。遂到此境。吾一農夫。雖不能解音。知公樂有在心。不能忘。其遺韻尚在耳。吾父亦語之。吾今而想之。如躬在父祖之側而

親聽其樂也。臣聽其言。悚然起曰。夫公當初自樂其樂也。未必意民之樂其樂也。民之聽公之樂而樂也。未必意至子若孫聞而樂之也。唯公憂民之憂深。故民亦樂公之樂。雖一鼓樂之微。至子孫不能誼也。况於其朝夕所愛翫。手澤尚存者乎。公視朝之暇。月明星稀之夕。感愴夫源平之所以興廢。操此器彈之。當時侍坐之臣。孰不掩涕而聽之者。今其器尚存。而公之聲容不復可得而望。則今日臣等之於此器。不見公之樂。適以見公之餘哀也。五月十七日。爲公忌辰。

近世名家之粹 卷一
三十三 傳言室莊
例必飯僧寫經以祈冥福。而使瞽彈此器。臣私竊謂。今公好學。而孝治之政出於天性。其所感傷必深。而追遠之情有不能已者。顧臣拙於文辭。不能述今公之意。達今公之誠。獨能知今公之嘉此舉已矣。抑榮照寺。我香火院也。先公累代之遺器。豈無一損壞。而泰椿之舉。先於此器。豈亦有所感歎。由是觀之。公德之所被。臣等而止邪。斯民而止邪。

平手五郎右衛門畫像記

監谷宕陰

此為織田氏臣平手五郎右衛門之像。君於清洲死

諫臣中務太輔為子。於箕形原戰死。臣監物為兄。天正二年九月死於長島之役。無子。監物之孫。忠左衛門諱言親。仕加州大夫。橫山氏。至今血食二百餘年矣。忠左衛門若干世之孫某。命畫工摸其真。郵寄以徵。余文披而覽之。擐甲結束。如將赴戰者。眉目清揚。意象深沈。其中之所蘊。可想而知已。夫有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古之勇夫。孰敢不然。然仕暗主者。不免時有怠心。其意氣奮揚。視死如歸。唯事英主者。為爾。夫織田公。一世之雄。用兵如神。其尤稱奇捷者。為桶

峽之役。為稻葉山之役。為觀音山之役。今君之所赴。為桶峽乎。為稻葉山乎。為觀音山乎。不可得而知。第觀其威神。見乎眉宇者。如有聲曰。今日必無今川氏矣。無齋藤氏矣。無佐木氏矣。生氣凜凜。躍然欲起。雖則摹寫之妙。亦非由其精爽。有貫徹百世者乎。方今夷蠻鳴張。數窺邊海。有恐嚇之言。有侮慢之形。假使若君父子昆弟者。生在此時。應如何敵愾矣。而天下之士氣。奄奄不振。如凍蠅病蟬然。此何所由而然耶。觀乎此像者。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遊千綿溪記

松林飯山

千綿溪。在千綿村北一里。距治城四里而近。先是人莫知其勝者。雖或知之。而莫發之於詩文者。是以其勝未大顯。其大顯者。實自吾老公始。余少小出鄉。未嘗遊也。今茲已未歸鄉。以十月之望。與友人三四名遊焉。是日陰晴無常。到松原雨大下。遂投江串。翌早倩土人為導。右折入山。此間白茅沒路。高與人等。導者亦失路。縱橫信足而步。忽得一徑。徑盡。大石從人面突起。水潺潺鳴脚底。左折而下。則得龍頭泉矣。而

山環圍。圍之合處。缺為凹字狀。有雙瀑懸焉。中欲合。復觸凸處。而今飛沫散空。如雪如霰。如亂絲。如散珠。日光映射。心目為眩。夫綿溪之水一也。懸而為瀑。匯而為潭。為湍。為瀨。竒態百出。蜿蜒屈曲。如龍卧地。而瀑為其源。龍頭之目不虛。木葉不浮潭。在龍頭南數十步。四面皆石屏。水一泓深碧。隕籜不浮。疑有蛟龍蟄其中也。潭之東有徑入山。匍匐而上。數百步。復出于溪。縱橫行亂石間。其間石有斜欹不受趾者。真一步一悚。行里許。左岸突出。有松孤生其上。水至此為

岸石所壓。更作勢而落。余俯臨之。則斷壁千尺。噴薄激盪。響如奔雷。兩岸皆欲動。毛髮森豎。不能久立。所謂蓮華潭者是也。大凡潭之為數。四十有八。然此二三潭。為最竒。他不遑記也。每潭有名。皆刻石標之。係老公所建。聞老公在位之日。延招四方文儒。嘗攜善庵。淡窓諸先生遊此。稱為一時唱和之盛。曾幾何時。今則所建之石。或有仆者。恨吾生也。晚不及見其盛也。己未十月望後一日。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一

三十九

博書堂

近世名家文粹卷一終

全書終

010190526696

48-13224

